

2011年4月，84岁的著名诗人余光中应邀从台湾来到皖南，参加三月三池州杏花村诗会。诗会结束后，4月4日，在浙江大学教授江弱水（青阳籍）的陪同下，他深入九华后山，看山看水，在村民家喝茶聊天，偶遇当地中学（朱备初中）四名女生并主动与学子们合影。九华风物、乡间人情及年轻一代的风貌，给诗人留下了美好印象。后来，就这段经历，余老先生欣然写下散文《皖南问俗》。

在文中，余光中说他一生只来过安徽两次，第一次是1946年，他和母亲从重庆坐船回南京途中，曾在安庆上岸；第二次就是2011年春天的皖南之行。余光中与江弱水亦师亦友。江弱水的母亲是青阳朱备人。朱备位于九华山脉东，民间俗称九华后山。

“我们已转到了九华后山——在转晴的远景之中，巨幅的石壁半露筋骨，半掩在苍郁的林木之下，笔墨丰沛，令人想到黄宾虹蓬勃的画面。”

“车过九子岩景区大门，我们停下来稍息。弱水正为大家指点风物，忽见檐影燕尾之下，衬着九华山披麻皴法的远景，有一块米色整石，长近三丈，像剖成一半的不规则椭圆，覆盖在青草场上。石上坐着几个女孩，约莫十三四岁，正在谈笑。后来又有一个女孩，似乎更小，却领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童爬上石顶。我们觉得有趣，便向巨石走去。这才看清原先的四个女孩一律短发垂颈，额前全留着刘海，半蔽的脸蛋都圆浑饱满，两颊红润，眼神灵活。显然都是住在附近的村姑（中学生），在星期天的下午，泡在一起，懒懒地享受着彼此的活力和稚气。弱水和她们搭讪起来，又问她们读几年级。原来都是朱备中学的初中学生。”

2018年秋天，搬到房东老太太家里才三天，女儿卧室门上悬挂的布兜里就出现了一封信，信以小楷写之，平静的横竖下，压抑着顿挫的恼火：“姑娘：你的落发堵住我浴室的下水道啦！洗完澡，忘了清理落水网上的头发，可不是一个好习惯。另外，不要在晚上9点半后使用吹风机，谢谢。我的睡眠很轻的，你到我这个岁数就会明白半夜被吵醒是什么滋味。”

房子是老太太的儿媳在网上挂出来的。女儿2018年9月刚从英国留学回来，10月将到杭州一家事业单位入职，符合老太太儿媳的选择标准：女孩，受过良好教育，在靠谱单位上班且很少加班，安静，不养宠物，没有男朋友。儿媳特别说了“替妈招个同住的年轻人”的理由：公公去世不到一年，老太太活得太悄无声息了，广场舞也不跳了，



余光中在九子岩的一张合影

许承



江弱水 摄

据了解，1900年，黄宾虹由新安经青阳，首次登览九华山，后多次重游，所到之处，无不墨翰飘香。先生八十多岁时，分别作过两幅《九华山色图》。九华山九十九座山峰，九子峰位于九华后山。此峰东西排列五小峰，南北成行四小峰，状如童子相携嬉戏。峰岩同名，又称九子岩。宋代陈岩有诗题《九子峰》：

小大扶携作伴行，
欢然恋恋意相倾。
谁知万古山头石，
还有人母子情。

由远而近，余光中的镜头由巨幅的石壁聚焦至九子岩景区门口的

一块不规则椭圆形大石头，以及石上几位坐而谈笑的少女。九子岩距离青阳县城不过十公里，这块大石，我非常熟悉。单位几次组织九子岩登山比赛，皆于此留影，人变石不变呵。自然而然联想起《红楼梦》之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那块大石。说是当年女娲补天时炼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石头，别的石头都用上了，剩下一块没用上，这块石头变成了贾宝玉。机缘巧合的是，《红楼梦》有疯道士，九子岩有疯和尚（著名的大兴和尚，其口头禅：好人好自己，坏人坏自己）。九子岩门口的这块天然大石，八成有来头，天机不可泄露。

请让爷爷也放心

明前茶

从前同吃片儿川的老阿姨也反映，老太太已经很久没有参与她们的小聚了，连满阳台的植物似乎都感知到了女主人精神上的萧瑟，死了一大半。她儿媳说：“我妈只有孙子才逗得笑，可是，就在今年8月底，孙子已经去北大报到了。”我女儿实地看了看老太太的房子，老小区，周围公交便捷，干净的小吃店和果蔬超市林立，老太太清清爽爽，一副知识分子模样，家里到处贴着小楷写就的提醒小纸条，看了那笔书法，女儿决定将次卧租下来，房租是2000元一个月。

开开心心搬进去，女儿就没想到，当晚9点半就算“半夜”了。辛德瑞拉要赶在12点马车变回南瓜之前回家，而她，最好赶在晚上8点半之前回家，洗澡，将浴室玻璃门上的水渍用大毛巾擦净，吹干自己的头发，捡拾落发，拖地，一切安顿停当，进卧室，才算松一口气。女儿有一次因为加班回家晚了，进门时蹑手蹑脚，每一步都像猫一样，只用脚后跟与脚尖触地，

也不敢洗澡，准备等着第二天早上再洗。结果，第二天早上，老太太眼袋更严重了，她将自己吃的煎饺盛出三只，往女儿面前一推：“昨夜一直没有听到你回来，我担心得呀，大半夜没有睡着。你下次回来还是大大方方洗澡吹风吧。”

居然，陌生城市也有人等她回来，女儿着实被这嘴硬的老太太暖了一下。

时间长了，这一老一少磨合得甚好，小楷写就的声讨信，在门上的布兜里就很少出现了。双休日，老太太见女儿不出门，还会建议说：“天气甚好，小姑娘不是应该与朋友一同看看电影，逛逛公园，喝咖啡吗？总是待在家里，你如何脱单呢？”女儿说她对杭州城不熟悉，“而且，有了男朋友不是要被你赶走了吗？”老太太被抢白，愣了三秒才说：“哪能为了租房，就错过可以托付一生的人。”

老太太从柜子里请出老伴的照片，供奉水果与糕点，点一支细香，就在那檀香味道中，女儿听她

耄耋之年的余光中路遇当地四个活力四射的小女生，不免被她们毫不做作的青春气息感染，也一起快乐着少年的快乐。她们在九子岩这处鬼斧神工的天然景园自由自在玩耍的样子，不禁使我想到大观园里的姑娘们，想起《红楼梦》最美好的一回“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”。探春提议给平儿过生日，众人射覆、行令、划拳。没有贾母、王夫人约束，姑娘们好不自在。香菱、芳官斗草；宝、黛花下说话；湘云醉倒在青石板上，芍药落满身。余光中笔下九子岩的四位女初中生，相比大观园里的女孩，在时代进步与文明发展中幸运地获得了来之不易的女权：受教育权，平等与自由。

“这些逍遥的村姑，问答之间毫不矜持，也略无羞怯。弱水终于问她们，课本上有未读过《乡愁》。回答是有。弱水指着我说：作者就在这里。她们笑得有点不信。弱水说：不信，你们就下来合照张相，去问老师好了。她们果然动摇了，一起溜下石坡，来跟我们合影。”

一晃十年过去了。可叹余老先生已于2017年逝世，他的《乡愁》依旧，仿佛历史的深渊。

江弱水先生一直保存着这张合影。照片中的四位女生，如今年已二十五岁左右了。我通过当地熟人再三打听，得知她们现都在外地工作，大约是技术工人。也许我们日常穿的用的，会有她们的体温；凝结她们辛勤劳动的产品，亦可能跨越千山万水，正为全世界大众分享。人生不易，离乡背井，不知她们是否时常想起课本里的《乡愁》，想起那位和蔼可亲的老诗人。又听说其中一位叫小英子的女孩快要结婚了，在此送上陌生人的祝福：愿每年春天来时，你都要作一个女孩子的梦。

讲述与老爷爷在黑龙江的知青插队地认识，从此相濡以沫近半个世纪的故事。老两口到了60岁，做了一个决定：每一年要从退休工资中省出一万元，拿到报社去，捐给刚考上大学的贫困学子。“老伴去年癌症走了，我太伤心了，就错过了捐款的时候，今年要一块儿补上。”

没有想到，一个攒了洗澡水洗拖把、冲厕所的节俭老太太，还有这样慷慨的时候。女儿一时不知道如何安慰她，任何宽慰话，在这段感情面前都失之轻飘，想了想，只能问她：“老爷爷对你自己的生活，有什么交代吗？”老太太思忖良久，才说：“姑娘，你不提醒我，我差点忘了。他希望我仍然能穿丝绸旗袍，能走出去交朋友，跳舞，逛公园，能漂漂亮亮过余生。”

女儿又问：“那您照爷爷的话去做了吗？”老太太又愣住了：“你这房客小姑娘可真够胆大，我这伤心劲儿涌上来，儿子、孙子都不敢这么问我。”女儿试探着凑近，双手握住老太太到了春天依旧凉飕飕的手，直到她恢复平静，女儿才说：“婆婆，我们每个人，都经历过有人陪伴的日子，可也要习惯一个人的日子，从明天开始，打开微信，找你的老朋友们相聚跳舞吧，你过得好，爷爷在天上看到，也会很宽慰的。”